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八

劉璟張何周韓列傳第二十六　　東莞尹守衡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父仁宅舉永樂庚子歷官廣西按察司使以清約稱大夏自少雅能知父意父出按部歸履新靴大夏見之輒以請父示為餘廩易者意乃稱　討冠領　千　司檄有司佐贍大夏以里中阻饑力辭記既登　中秘書解館當留顧以勳業自見乃出爲兵部　主事凡歷部署十餘年益明　天下事大司馬　深倚重之端直時欲

成化間討安南使索永樂時調軍故牘大夏先檢匿尚書數榜吏不能得大夏君弗聞也　乃告尚書曰釁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　使為建州夷邀劫有中官朝鮮人為地請改貢道由　綠江入便尚書欲許之大夏曰鴨綠江誠便顧祖宗　以故道為迂以迨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勿許及考滿擬遷京秩大夏語所知

十　一平撫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已平私撫曰此官使我為之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遷令幸登朝不得一劉氏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

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以官耳復乃
出爲福建參政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浙江左布政使
大夏居廣則與白沙爲道學賓友白沙嘗稱之曰劉公
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此論今人即古人未易當也三年
藩宣口　　　　請求民瘼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晉副都
御史治口　　　劉五月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理倘雲中尚書
周經曰邊上倉場糧草半爲中貴子弟把持公素不與
此輩合奈何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
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大夏至則召父老俗議得其

要領收買之令下而軍民咸便即不利於中貴子弟而
卒無所歸怨讟月邉儲充足三上疏乞休　予告歸二
年兩廣　督撫缺上乃即家起大夏以左都御史任
之大夏拜命即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大夏至如饑兒之
待乳母也一歲所再求去不許十五年召入為兵部尚
書力辭後不許既廷謝上問朕數召用卿卿數以疾
何也大夏叩頭對曰臣實年老多病近見四方人窮財
盡臣材不足辦此憂懼不敢來耳上黙然久之曰卿殫
乃心供職數日上問大夏祖宗來徵歛俱有常制而

以獨言天下民窮財盡大夏奮言臣不知它省即臣在廣行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固以萬計上曰卿獨若言之朕已停止嗣後第有分外之征卿具以聞他日復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曰窮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窮大夏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嘆息曰朕在位久徵卿言朕安能知翼日下詔九卿大臣各以其職陳言軍民弊政而議除之上見大夏奏對誠心為質無有標許擯

獨喜諭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入啓大夏叩頭對不敢上問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如用揭帖久視爲常萬一匪人甚害有不可言者矣上稱善時上銳意太平政事輒與閣臣講議上與大夏言閣臣健遷可與計事第門下人太雜健嘗薦稱劉宇才可大用其不合上意而宇在大同私宮馬遺權貴大夏言于上上

欽究問太監李榮爲解免大夏[illegible]清華騰驤四
衛占役軍士數萬人請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省銀錢八
十餘萬擬遣保定京操萬人還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
之密雲薊州[illegible]業報可俄有飛語榜之宮門上
得之以示大夏諭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輩了怨不
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大夏叩頭謝大夏毋承召問上
俯轉顧近侍皆退避數丈許上或言及左右大夏未及
對上曰卿趦趄不言尚疑朕爲聽左右言邪大夏惶
恐謝上令大夏往同英國選內臣爲坐營大夏遜爾故

典外臣不得與上笑曰卿憂此曹他日寄卿耳有朕在
[illegible]竟令往■太監岑璋方詔命大夏即叅請■辭
優容而內官咸悚慄矣大夏一日跪對掖前不能起上
呼李榮來曰朕與劉尚書論話長尚書年老動起艱爾
榮扶掖出左順門外其眷顧若此左都御史戴珊時亦
以材見知九卿中上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
有所召問亦必大夏及珊偕上信二人嘗賚金幣綵醴
無虛月至賜大夏玉帶麒麟服一日手金二錠賜二人
諭曰[illegible]職官來集當用事大臣皆杜門■二卿門何必

枉也朕能知卿故以賜卿毋延謝恐他人懈惰時大臣有因左右閒大夏于上上故以是語之大夏獨此朴忠故蒙特眷是年上崩數月珊亦卒正德改元諸權璫用事閣臣劉健部臣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亦篤老亟求去特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宇比瑾得居要地求修大夏郤譖諸瑾曰籍劉尚書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矯制逮繫詔獄欲置重辟下廷議左都御史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即不死罪亦無戍耶乃坐戍肅州大夏即挾二僮買驢行至

肅無資潞某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五年大赦放歸秋八月瑾誅復職致仕大旻之遇泰陵也蓋先朝汪直諸人生釁外夷但遇邊警第令料敵戰守上惟小王子慨然慕太宗遺烈因太監苗逵欲出師大旻力持不可上頓爲止大旻歷官中外四十年始終一節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故無寡援朝者交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陳白沙李大涯大旻語人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家居薄田僅足供

衣食嘗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穫用其餘易盡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況官貨停入者乎預作壽藏自爲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侈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爲村甲嘗秫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媿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李西

涯見之戲曰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亡用矣大夏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大夏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乞恩澤正德改元有大臣自陳求蔭言官叅駁欲舉大夏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壽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論曰劉大夏之初謝史館就郎曹也又辭京秩而請外補此其志豈矯之乎爲名高乎固欲朔布政而夕及民急有以大展其懷抱也晚遇孝宗寄勿都俞庶幾三代風哉弘治最多名臣大夏與三原鈞陽三人名最重或

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近實文升綠差用衡然與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也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成化三年督學南畿吳中服其藻鑒十四年陞陝西提學副使學政一視南畿而在陝久德教尤浹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歷福建左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三原爲太宰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嘯起五載守臣莫敢以聞珊請于朝合川湖陝三省兵討平之因自製爲營陣法以練兵伍四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出訊荆王見濂爲樊山王所訐不法狀還奏上以爲允

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掌院事時有大理寺卿吳一貫按一武臣罪而令瘐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之以武臣罪不宜死而欲反坐一貫珊進而言曰一貫罪止當徒上怒仍未解珊曰法如是足矣天威頓霽以是受知于上上每廷宣接膝面咨移晷刻乃退而珊亦老病累求致不允一日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及珊同議事珊因私懇大夏曰少頃進見公當搶已為我言之及見議事畢上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也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都察院當身

守各道御史相彈劾者也堂上官臥病不勝任則御史得彈劾之安得不自陳珊實病非敢假上曰譬客在人家告歸主人留客堅客亦强爲主人留爾珊何必泥朕意如是耶珊忽泫然涕下上亦爲之感動相對不能言久之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語大夏曰珊即死不敢復言去矣珊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考察勤於治理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上時召見於便殿而二人皆篤老顧不若遇珊與大夏尤眷注上崩之歲上在五月其冬十二月珊亦卒

壽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論曰珊大夏之遇孝宗也孝宗賜之金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堂陛之歡斯何嘔嘔一如家人父子哉珊欲去上在以賓客相留珊乎即死此官何恨已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洪爲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舉天順壬午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解館當留敷華與華容私相約曰吾儕已得爲世用便當身習民事爲國家效尺寸彼汲汲徒老於文字竊恥之於是同出爲兵部主事華容醇亮端恪

敷華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敷華以郎中陞浙江參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身泣盜巢但執首惡者十二人解散之人人呼曰我張公咸騈首受命轉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饑募民繕修學宮或詭非時乃貧民樂皆傭直以自活三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赴丁憂去服闋仍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宗藩歲祿山西鎮守內臣劉瑯以敷華不便已入讒其黨八年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以為憂

馬鈞陽曰有張都御史在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以授計山中父老生縛之矣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去一時諸貪刻武臣時例漕司負筭輙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待來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攘漕是以困國貸取息大非政體嚴為之禁漕政畢舉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為南吏部務清汰敷華但敦大體有坐帷薄謗者瀚欲黜之敷華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謫之可矣寧失之不明無為不仁瀚從之

諸御史不敢緣法爲市時林俊起僉南院晉懋起南祭
酒與瀚及數華並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代樊瑩爲南
刑部尚書其冬浮梁卒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上狎
諸閹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　不聽數華疏請
遊納　於是閹瑾諸人遂　久不　况敗㷖　若數華先
是督漕入京諸閹曾介李西涯以名香爲數華壽冀數
華往謝數華曰公常以公會故得朝夕數華則不敢西
涯強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
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諸閹久嗛數華爲異已至

是乃謂敷華曩日漕糧之虧耗者以坐敷華贓康武功聞之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敷華如父母恐相溥耶瑾意解乃假內降令致仕歸之明年瑾矯榜奸黨朝堂猶不脫敷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劉文靖嘗薦敷華于泰陵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為人耳人以為敷華之父於南都諸閣有力焉

論曰羅太史洪先言敷華為浙轄子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敷華日料肉止一斤詰子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即遣歸夫人卒客有以帨奠敷華曰帨以為奠莫知我哀也

不知悅非眞物也竟逐之玆二事至微細矣其氷心蘖操亦足觀云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也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官至吏部尚書爲溫州守有治聲見循吏傳喬新既成進士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人爲賞罰觀政時奉使淮西過巢巢令剛徽文淵門下士也贈之白金文綺喬新不受令曰請以爲吾師壽喬新曰子壽吾親而困吾致可乎力却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部務最簡靜日取國家典故求講習改遷刑部法如是大司

冠不能奪歷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副使福安
寧德二邑銀鑛久絶而歲課猶使裔新爲奏減三之二
興化洪武初官以耕牛貸民而徵其租牛久故而租猶
存裔新請蠲之修葺先儒楊龜山先生祠墓得廢寺腴田
若干畝則以給其子孫奉祀爲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
遺橐餽三司裔新辭或慫其自規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時大水民艱食裔新令賑貸至秋罷裔新曰賑貸
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
郡縣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

令李文中皆貪殘有與援它使者莫敢詰喬新至按治
如法俱罷斥陞湖廣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左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入爲刑部左侍郎尋奏命出賑山西諸
以便宜行事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凡活三十萬人
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其妾子友欲
廢其適子愛而立友安撫長官諸司皆不可輝乃矯誣
數夷寨爲亂即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爲一宣
撫司以友爲使因撫臣張瓚得請于朝且十年矣輝死
友求死士殺愛不能得糾凶黨奏愛交通唐王造反謀

上遣喬新郎訊而友毋子又齎金寶財帛往賂京中權貴人以愛待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唐乾符間太原楊氏端據之今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羈以文法皆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因係其首臣恐諸夷見之驚疑或生他變且免囚容臣往逮二人詣實以請即旦夕令就斧鑕無怨制曰可喬新至諸受友囑者藉藉爲友游說鞫之得友毋子奸慝狀上封事白上愛實無有與唐王友者友詞皆虛宜復愛官令所授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察

而還陞南京刑部尚書奏奪南京守備臣盧州還民萬有千百畝由是與中官意牾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持正故出之南京泰陵既逐安去召還刑部尚書兩以疾乞罷不允已爲御史鄒智論劾杜門引咎懇辭免予致仕將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出門賓客不見其面楊宜慰獻文梓爲壽噐喬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謝却之平生每愛彭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爲知己喬新自少好學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公退書屏閘户外家有藏書三萬卷手自讎校弘治十五年卒撫臣林俊請贈

謚竟又尼於諸舊郄者不可得正德初廣昌令張濂再疏請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論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史稱何喬新勸父引决以自全或曰出焦芳之懟筆王弇州曰文淵四月卒黃竑伏正五月誅先後不相及嗟夫小人之得以汚蔑乎君子其奚誅万世下猶能令万犬之群吠可恨也哉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修髯長身宣德十年貢士初主事刑部扈從英廟北征身負重創幸不死脫還署郎中超陞右侍郎歷陞南京刑部尚書守官稱廉

明故鄉無田宅可歸又官留都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宗實錄成進編修成化十二年秩滿進侍讀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講學進春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總請太子坐經不從朝士咸嘉經能以師臣自重也孝宗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與修憲宗實錄陞禮部右侍郎弘治三年改吏部左侍郎歷佐兩部前後皆與倪文毅耿文裕王端毅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貞恭云八年部大臣以災異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朝勤聽政

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蹤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前是部務尚書悉急目前忘民害經先恤民而後惜財貴戚近幸但有陳請堅執不與若遇四方災傷奏報輒為覆請議獨給事中曾昂奏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太倉　助邊費上下部議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給事中言非

光經視民瘼若痌瘝切身屢更有股削爲功而入課
多若干者於是鹽稅官各務從寬平而格外聚斂
之風稍戢時修濬等官欲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以歲
歛民貲不可令其遠大綱并就以部議預役於京師爲
之內官傳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婚禮費經曰不可以小民
膏脂供耳目之玩執不可從先是後之馬鈞陽將爲兵部
尚書大同缺戰馬鈞陽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
言口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侵兵部惟佼
戶部官非祖訓上是之改命取之太僕經盡心體國每

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三年星變致仕康陵即位起爲南戶部會內艱正德五年經所出曹元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入內閣起禮部尋卒贈太保謚文端子季子紘成化戊戌進士瑄自郎署至尚書三十餘年未嘗更曹僅一爲右都御史亦法司居官一意洗冤澤物旣爲大司寇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八子裴孫一時貴盛人豔稱之盛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論曰成弘之際國用稍稱詘矣貴近之陳乞無已大官

之後費不皆資國計者不亦難乎曾君借搜括之令可謂取之盡錙銖李沆所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豈謂君等耶語云江河不能實漏卮倘不嫌於侵官蠹餘之孔多出末流何極夫索之於不足之外以勝氏孰與儉之於自足之中以序下此弟淵變法於淮鹽君子以是爲萬世之罪人也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也初妣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而薦前吏部尚書李秉

兵部尚書王竑疏中語涉兩宮上怒遽至文華殿考訊幾死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寔惟爲國上怒解叢職秩謫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而濟南俗有乘旱而聚衆發人冢暴其屍名打魃文曰是甚干紀之暴矣下令民曰大明律有國法不爾貸行是無有敢打魃者弘治三年禮部左侍郎倪岳薦陞雲南左布政使六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行撫河南救荒多善政九年陞戶部右侍郎以艱去起改吏部十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是歲留都屬大饑

文啓戸部預支官軍俸粮三月救民急度支辭未得命
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即得罪
甘請當之踰年召入爲戸部尚書一日上顧尚書長嘆
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撓沮今邊儲日
急柰何文又頓首謝摘鹽法七弊條上上嘉納時屬大
婚大喪國用稍詘調度疏請遍勅重臣公同會計講求
所以足國裕民之策上方勵精治道下其奏使群臣集
議於是一時浪費多得裁省國用稍紓而貴戚佞倖不
敢濫有陳請民困少蘇矣武宗登極劉瑾諸閹日導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棄萬幾罔覲文毋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夢陽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必更益力益有詞去瑾輩易耳文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文乃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所省也不可多多覽所覽也其疏曰臣等伏念人主
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姦逼近君側
雖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
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
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
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憂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
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以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
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內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丘聚等買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北司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同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欲誅瑾等上不忍復召

諸大臣入而令太監李榮手文疏問諸大臣幸少寬之是日瑾等業已窘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而八人中王岳者亦青宮舊閹素剛廉頗惡其儕而與司禮監范亨徐智咨奏上宜罪瑾等以謝諸大臣上意稍屬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痛首觸地訴岳三人內外交通害奴儕微上恩奴儕肉磔餧狗矣上爲之動瑾立勸上收王岳三閹下獄而上又曾先入瑾言內閣專執朝權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於是傳諭閣臣直貸瑾等

閣臣健後上疏曰伏見近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懼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宮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鑾儀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前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稿淚泣交下廼同司禮太監李榮等 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君子之于小人君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啟其離閒天下之事無

可役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
下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
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
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
之幾皆在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即日詔瑾
入內司禮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弄權羅文官給事
中徐昂論救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
主事皆削籍降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已又矯
詔逮文下詔獄欲殺之坐贓米三千石破其家瑾誅後

官致仕數年中廷臣屢薦引而猶尼於閹黨世宗入繼大統天子方思起用諸耆舊大臣而文時八十餘矣賜勑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文以致仕後加柱國蓋曠典云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韓忠定親裂眦於權奸持一死以自誓首倡群工叩閣請劍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然此數人所謂天子親媚之臣也即逃兩觀之誅灣示三苗之竄庶幾乎禍不滋蔓二三元輔亦足以謝先皇顧命於九原之下矣不時事變如奕之劫獲則全勝失則全覆廿露之變竟自

拒之不縮其肉將無已時吾以是深服許襄毅先見之明而恨三閣臣之褒狥生禍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九

姚周楊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授吏科給事中上之北狩也諸大臣議勸郕王進未决以詢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緩急取自廟堂何必詢諸小官郕王即真超陞南京刑部侍郎景泰三年改南京禮部是年勑往考察雲南官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七年景帝不豫夔與兵部侍郎商輅議復皇太子疏具未上而上皇已復辟爲石亨等譖出爲南

京刑部上皇顧知夔忠於太子召還禮部左侍郎會吏部左侍郎孫弘簡輒上語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孫弘居亨所薦士也上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賢曰下如鄒幹姚夔上問孰優賢曰幹端謹規模稍狹夔表裏洞徹有大臣之量上乃改夔吏部佐鹽山時幹為禮部右侍郎遂轉左有直定守斷召亨求復官挾夔同列擬奏稿送夔判夔擲筆大言曰侍郎可不做此稿必不可判亨敗附亨者黜夔名日益重上深眷注焉上慮鹽山年

老臣督部大臣上曰戶部年富不易得他日可繼翔者下如富惟禮部石珤稍弱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其任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二人才器皆尚書之選七年那羅上乃進夔為禮部尚書恭轉左瑜以山東左布政人爲刑部皆薦之也瑜能平反一二大獄上稱詳慎八年正月上崩其冬富亦卒富別有傳夔典邦禮茂陵中頗能持爭昭德宮嬖寵浸位久歷夔疏請謹小星茀蔓之分以兆百男之慶恪呈后崩上承孝肅太后命不欲合葬祔廟下廷臣別議附

臣時等爭不能得變率廷臣上言大行慈懿皇太后正
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婦道全矣皇上
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
母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
括髮跣足朝夕哭臨一依孝莊皇后禮制行事子道
全矣今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
人心既駭且疑皇上欲順母后之命則義有未安欲從
衆人之言則恩有未愜展轉肯盱似難裁處禮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勸至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慈懿無子夫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慈懿今日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則亦何有分毫、昂高下於其間乎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它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毋

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祖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奏入上猶未得太后俞旨夔率群臣伏文華殿門哭諫上頓首皇太后再三請乃從之泰陵見夔疏及閣臣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岐為猾卒牽累坐逮御史謝文祥因以劾夔上怒下文祥獄夔言臣因濫舉張岐獲罪陛下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曰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

爲卿也五年吏部尚書崔恭內艱去上乃以夔代恭爲吏部尚書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年自冬徂春星變異常入夏江南大風雷雨海溢漂民廬舍夔上疏曰宋儒眞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命府部大臣會議於是節重撫臣飭勵所司守令停免是歲糧芻鹽課顏料匠役夔乞罷歸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

贈少保謚文敏

論曰變典邦禮禮之所不得爲者至率廷臣痛哭于九閽之下天子欣然爲改容於休哉抑聞之太后生辰變倡厥僚供佛事禮豈得爲者哉給事中張寧白簡已隨其後惡能無汗顔也

周洪謨字堯弼叙州長寧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館閣無他政事洪謨朝退即入中秘檢所未見書考閱採其有關政本者條一十二事上之以爲讀書務裨實用嘗若此比爲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

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下禮官議尚
書劉翰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英宗不
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
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廟用木
主當時祭酒宋訥奉勑碑文曰像不土繪更習乃革今
北監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
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輙議洪謨復言袞冕
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
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佾舞與冕服相稱則禮明樂備

補前代缺乏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乃詔加籩豆佾
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
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
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意劾調雲南經歷洪謨嘗著有
疑辨録三卷自言吾爲此録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
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黄閣之榮吾不與易也至是
進于朝上曰五經四書永樂間儒臣纂修已訂取其不
悖本旨者輯録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而洪謨復以己
見紛更不准行在其定教諭俞正已奏言我朝今日曆數

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爲書上進洪謨命集曆科官生與正巳參論旣竟日弗能決洪謨以正巳繆妄請下錦衣衛治之洪謨上言璿璣玉衡尚書蔡傳制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手製圖式進上上賜上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拗執不通凡所建白人多以迂目之所見爲是斷在必行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人有意見而已見未眞洪謨槩執爲非反加排斥以是晚年章奏遂爲人所指摘而天子諒其樸忠茂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爲宜賀洪謨曰此陰

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往祭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繇於此且時方炎烝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摭十事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初爲祭酒時湖陝荊襄唐鄧間劉千斤李鬍子皆以嘯聚流民相繼爲亂督撫項忠旣討平遂乘兵威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從戍邊當盛暑道暍疫死者千萬也洪謨憫之爲著流民說蓋云昔日與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

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陜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隷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彼中山谷曠遠民遭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可禁今倡亂者已誅而脅從者伻無所容民亦安所逃生昌若因而撫定之聽其近諸縣者附占版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安集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于時諸大夫皆然其說未有行者

亡何歲復饑流民復集於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之上可爲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爲縣八爲郡一設一都司衛所總制之人皆歸德洪謨云

論曰維揚志言洪謨嘗泊舟邗江夜見一異人前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忽不見洪謨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郡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蕃王有德人也於乎羊祜房琯之事益知其不虛也夫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開經筵充講官陞侍講英廟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守陳講筵多諷諭時稱眞講官嘗應制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藝諫天子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我茲歸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泰陵出閣充日講官文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即位例遷官僚守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侍郎上曰守陳宜留此御筆即塗南京字憲宗升祔禮

官議尊德祖為始祖比宋僖祖而不遷請祧懿祖備九廟守陳以為非是疏言詔書九廟臣似難違若德祖不祧以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夏之世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漢以下上祖無功故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熙仁四祖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而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嚴父之義爾未嘗以德祖擬殷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而仁祖不得預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今強以無功之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當尊太祖有功而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永居東西向之位而當卑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恨必有傳文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

祖而後已爾則宋僖祖其明鑑也議者率謂王安石嘗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不知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諸人力爭莫能回及至寧宗乃用趙汝愚陳傅良諸臣議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陛下姑循舊制則存九廟祧德祖是也從今議而每歲一祫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務遵古典當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前代之典足垂萬世

之法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春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朝聽政既言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草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叅陪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詹問儲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今日視朝所接見大臣拜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百官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內官

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所屏棄者異日將收而愛之今日所放遠者異日將召而親之今日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所勤覽者異日將嬾而麾之此臣之所繇過慮也伏望陛下退朝則請御文華殿講學日輪內閣大臣一員領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人才孰是爲賢孰爲不肖政事孰是爲得爲失天下爲

何治亂歷代爲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謀切實者議行之讒佞諂諛者絀逐之愚惷狂直者優容之寒吶不能言者令具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也但如近日朝講故事取具虛文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自是上御經筵次日即御文華殿進講尚書大學衍義数御平臺暖閣召閣

部大臣劉健劉大夏等閱章奏守陳啓之也及修憲宗實錄再請辭部事專史職不允已見諸新進多好詆薄老臣守陳曰吾可久處此耶遂請老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豈能勝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守陳言自古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黄死事諸臣皆湮没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允既留中

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發實錄宜付史
館以備遺忘疏上其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實錄成贈禮部
尚書守陳居郷郡邑藩臬諸大夫不肯出輕謁謁則稱
侍生史道入試規其非是守陳曰例廷文學侍從之官
孰可得而治之大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以爲守
陳守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歷官南京吏
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從弟守隨守惟貞成化二年進
士左道李孜省孜省一贓吏也守隨爲御史嘗按治之後
孜省見寵於上守隨已陞應天府丞譖於上謫南寧府

知府孝宗嗣位陞應天府尹復以按治太監蔣琮爲所中調參政廣西踰年得還南京都察院轉大理九載秩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是時康陵新即位諸閹用事守隨偕三法司共鞫太監張瑜獄與內意忤遂致仕璉尋措以宅市常米二千石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成化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决上既遣劉大夏往治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乞召二人還　使　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水

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寇二
人乾奏以爲妖言逮繫錦衣衛百戶胡節逮茂元去山
東百姓遮擁泣訴道擁不能行節爲泣下慰諭去比下
獄節見諸中貴深言茂元甚得山東心狀語與淚俱
諸中貴爲之解乃謫長沙府同知踰年乞歸已言路
薦起安慶知府陞廣西參政時瑾遍案藩臬官贓茂元
日官以贓成非盜官帑則剝民脂曩妄之災犯有名
之律譴將益深吾死誓不爲也瑾銜之令致仕瑾誅起
江西參政轉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以都御史制四

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筸子坪等寨苗寇俄改南京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而遺後人以勞可乎況兵糧已集事貴神速授策諸將討平之乃行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明年召還刑部居三載卒于位

論曰明興百有二十載祧廟之禮始於是乎議之陋儒狃於故常遂使守陳之議迄世宗而始定夫明若述之而必聖者作之蓋謂是乎至其末年所論國史二遺事乃欲正名於兩胡有是哉奚其迂也然今日人人有百世之慨焉想當有待哉嗟夫明聖有作其無世宗乎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三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謙嘗奉命祀北岳岳母姚夫人夢有緋袍神人至遂生岳謙奇之故以名謙爲翰林學士時王考順天有權惡子以弗獲售誣構謫戍宣府岳隨戍爲宣府諸生舉順天遂舉甲申進士是爲天順之八年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憲宗登極恩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錄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爲榮然謙景泰中上嘗令教内侍書以故諸内侍用事者輙推轂謙而謙亦以此大干清議毋爲其黨者論罷

去輙復起而謙致仕時岳亦已轉侍讀歸養數年謙乃令岳服闋會輯文華大訓進學士東宮講讀官尋陞禮部右侍郎弘治改元轉左時周弘謨爲尚書每以岳知故典遇有大禮皆取裁岳二十三年茂陵升祔是時九廟已備宜有祧者詔禮官集議少詹事楊守陳言天子七廟凡號太祖即爲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爲七廟岳言知尊太祖矣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可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德祖不宜祧懿熙仁三

祖今當以次祧遷上從岳盂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

京師應祀神祇章下禮官岳攷古證今諸所稱君稱帝

道佛神祠一切爲詆悉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

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弼諸人而以后蒼事程敏政疏

亦及之以爲宜黜者八人復有所改正七十二子岳上

言曰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

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嗣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

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

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又何必

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是年冬周洪謨請
老致仕裕以南兵部入代三年災異求言裕率部臣陳時
政七事上嘉納之復繼陳八事先是成化中宗藩常請
庄田及有內旨傳奉官上登極時罷裁革亡何復踵前
轍上亦不禁止岳故特疏及之上報旨曰二事朕自裁
處餘下所司六年裕轉吏部岳進尚書內臣苗奏傳旨
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
偽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
聽已因給事中柴升言乃已然度僧不止岳三上疏不

報邵郡王雲鳳又再言之稍衰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
興邪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
十餘又轉南兵部參贊岳居留都四年吏部尚書屠滽
以星變乞致上始思岳召入吏部尚書岳典銓衡不恤
恩怨獎恬抑躁一詘沂泚或勸岳毋別白太過岳曰冢
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相徇鈞陽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蘇松
折糧價輕宜稍增之以足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
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

贈少保謚文毅謙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二百餘年獨公父子岳才學識量胡端推重未嘗以易歷兵曹然爲吏部嘗疏西北備邊事宜人咸服其經畧文多不錄

論曰余聞文王四乳倪謙亦四乳異哉而文王有聖子謙有賢嗣豈繫於形體然與詩言岳降生申岳生亦然天挺一代名卿固不偶耶岳爲宗伯可謂觀于會通然孔廟諸儒世宗朝有去晋矣嗟夫此殆難與諸淫祀者議存毀哉

吳寛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寛少小爲諸生獨不喜舉業好爲古文辭累應舉輒躓竟以歲貢入太學年近四旬場屋念已衰南京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強令就試遂以尚書魁應天禮闈廷試皆第一人授修撰九載滿進右諭德孝宗登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修憲宗實録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康陵東宮官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寛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

時或罷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上嘉納寬遊春宮進講每有規諷義以君德輒爲反覆頌言之廟廊會議人不敢言寬以雍容片語而決威寧伯罷黜又上疏自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寧功先皇時已論其今乞復爵當攷何後何功如念先功復爵是令攺先皇令也無從奏請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者有裨於經傳楊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廢澄也弘

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祔奉慈廟禮皆如適於是謚稱孝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為非疏請再議上感悟下廷議時三諸大臣皆不敢顯言其推官覓抗議曰衆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然皆諸帝繼室作配生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後仁宗傷殞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此豈後世所宜法哉廷臣皆是覓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君子以為合禮奉慈殿上建

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也是年秋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靜重淳實文章德行聲望重一時以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在東閣司誥勅久之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卒年七十寬踈眉目豐下而長美鬚髯儼儼望而知其為公長者

論曰弘治諸賢濟濟于朝而寬與謝遷二人者皆超然鶴禁元標也遷求免舉寬自代而又累言健舉同升健寬弗之許也謂何哉世言寬未第時讓貢於其友程敏政學士以貢免祀復以寬以印讓寬真長者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錄成進右庶子祖制宮僚官皆兼翰林時淳不兼翰林官淳請之上不允荊門州學訓導高瑤請復郕王廟號下禮部議禮官具請上裁淳上疏曰臣按正統十四年八月立陛下為皇太子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

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郕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是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瑆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飾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不知昌邑既廢未聞復爲漢何帝也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何王也陛下昔爲皇太子郕王乃敢廢之而易以巳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舘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黨邪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先帝復位顧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

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為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今之議者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裁疏入上曰往事已久俱已之十年主考順天十三年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尋遷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明年滿九載轉左泰陵即

位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致仕卒謚文僖

溥性簡重寡與人合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饋寄一

紅雲布溥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

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